

十个人的北京城

田茜 张学军等 编著

华夏出版社



目 录

壹

康有为之失落：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3

水土不服！这是康有为在北京城的写照。他的一生始终都与皇室捆绑在一起，不论时代如何风云变幻，“变法”和“保皇”是他心中不灭的情结，执著得令人感动、令人不解。这注定了他是一个悲剧人物：前半生在颠沛流亡中生活，那是为了救国救民于水火，还可以说无怨无悔；后半生忍辱负重，不惜败坏晚节，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心中的那个皇室梦。梦与现实的不合拍，导致了她的困惑：究竟是不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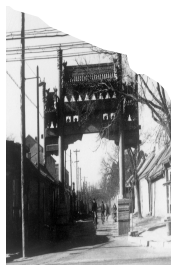
贰

蔡元培之宽容：不拘一格降人才 /23

想起蔡元培，总感觉一股清流瞬间荡涤心灵；想起蔡元培，总有一种鸟瞰天下，纵览百川的豪情。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不单单是一种方针，更是一种精神，一面旗帜。随着先生的离去，这面开明与开放的大旗轰然落下，此后，再也没有升起过。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匆匆而过，而北大精神却已荡然无存。现在我们只能从那些满身市侩气的教授或是那些热衷于前程的学子们的身上找寻北大精神点滴闪现的光芒。





怀念蔡元培先生，也怀念蔡元培时代自由、民主的学术之风。谨以此文，纪念已经逝去的北大精神，纪念已经死去的学术精神。



陈独秀之坎坷：风雨中的前行者 /45

新世纪之初，当国人拜改革开放之赐，放开眼界，走向世界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能意识到，早在几十年前，就有一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书生，大谈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了。

他就是陈独秀。

当时，陈独秀是思想界的领袖。鲁迅听他将令，做起了小说；毛泽东把他当成明星来崇拜。

陈独秀的阵地最早是在上海。1917年，他应蔡元培之请，来到北京，从此，东池子箭杆胡同9号成了他的指挥部，这里见证了新文化运动的风风雨雨。遗憾的是，这个历史遗迹已经快被人遗忘了。

历史的功过暂且不说，让人感兴趣的是，陈独秀毕竟是一介书生。当他以主帅之尊，亲自上阵，在街头散发传单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思想先驱最可爱的一面……





鲁迅之悲哀：手足之情抵不住枕边风 /65

在现代历史上，北京曾经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就像是文坛上相互辉映的双星，在那黑暗的时代，曾为多少青年带来温暖与希望。

然而，一起闪耀的双星却最终反目成仇，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个成了万民敬仰的民族英雄，一个却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

我们当然可以把兄弟俩最初的矛盾看成是普通的家庭纠纷，然而，也许不应该忘记这一点，亲兄弟失和是因为一个日本女人的挑拨离间——偏偏是一个日本女人！

北京八道湾，一个叫鲁迅不堪回首的地方，这里有他大家庭团圆的梦想，也有他同室操戈的彻骨之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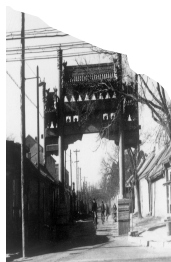
北京西三条，鲁迅的新居，书房的名字很怪——“老虎尾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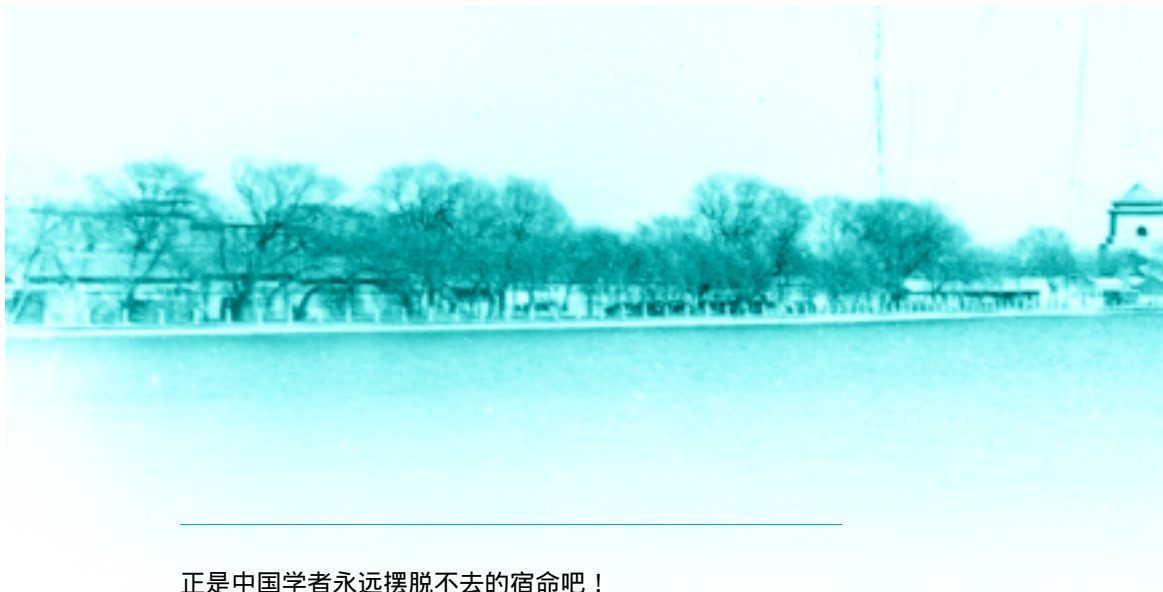


胡适之窝囊：不敢离婚 /87

想起胡适，总会感到太多的沉重。

堂堂新文学运动的旗手，竟然连自己的所爱也不敢去追求。一代学界领袖，竟然会有如此悲惨的结局。也许，也许这





正是中国学者永远摆脱不去的宿命吧！

几十年后，重新翻起胡适的新诗集，感慨不已。谁又会想到这样清丽、这样缠绵的诗句中竟埋藏着如此多难言的苦痛？

一首诗是为一个时代的灵魂；一个人是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没有了时代的衬托，诗和人自没有了当年的风韵。不同的时代锻造着不同的灵魂，不同的灵魂又思索着不同的一切。往昔今朝，也许美于当时，也许流至永恒。取其精华，感悟其心，足矣。



徐志摩的追求：幸哉？命哉？ /109

他走了，轻轻的挥一挥手。他告别了康桥，来到北京，只为了寻找他生命中的那个女人。在这里，有个女人将占据他的心房，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点。景山、天坛、香山、北海……所留下的串串足迹，如同志摩跳跃而连续的思维，记载着他对生命中纯真爱情的追求。徐志摩是幸运的：他的心中始终荡漾着对一个女人爱的激情，使他的一生紧张而充实；他不顾世俗，得到了名媛陆小曼的垂青与爱情；徐志摩又是不幸的：他始终没有得到与他最最心爱的红颜知己的婚姻；得到爱情与婚姻以后，他生命中华彩的诗章不再绚丽，所以他走





了,到远方去寻找自己的事业、理想、也许还有爱情。

朱

朱自清之哀婉：乱世中的文人意气 /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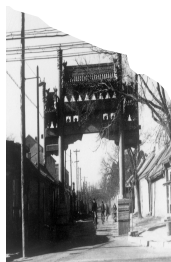
从秉性谦和、打算一肩挑过家庭重担的老成少年，到心意悠长、笔触深情的完美诗人，积极乐观、期冀无愧于时代的纯洁青年，再到乱世中屹然不动的傲骨书生，从北大到清华，朱先生一路写意丰富而干净的文人气质，被称为具有“最完整的人格”，“他不但赶着时代向前走，他也推着时代向前走，他不但同青年向前走，他也领导青年向前走”。路之将尽，仍言“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捌

老舍的心病：时代造就的“逆子” /157

北京太平湖，一个在现实中已经消失的地方，却并没有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是它，成全了中国现代一个伟大作家的气节，安顿了他愤懑痛苦的心灵。——他就是老舍，北京人的朋友。

当我们对当下的所谓“京味小说大师”的油腔滑调感到腻烦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更加怀念老舍，一个用良心写作的大师，把他一生的爱都献给了北京城，献给了北京城的普通





老百姓。

追溯历史，我们还应该走到新街口小羊圈胡同，在这里，老舍发出了第一声啼哭，度过了他苦中有乐的童年，大院里众生的喜怒哀乐成了他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在当代，只有老舍一个人被称为“人民的艺术家”，这是北京市政府给予的荣誉。实话说，只有老舍，才能接收了官方的荣誉而依然受到普通老百姓的衷心爱戴。



梁思成之感慨：“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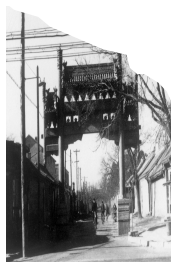
梁思成和北京古城、北京的旧城墙紧密联系着。如今，先生已逝。旧城墙也永远掩埋在历史的文字中。这个城市，是喧嚣的，是匆忙的。推土机不断地工作着。它不认识什么叫精华，什么叫糟粕。不断建立的高楼大厦都是一个模子，没有灵魂，也没有激情。在这个钢筋水泥的森林中，你不觉得自己是个困兽么？打开这本书，伴随着蝉声、月影、蛐蛐叫，我们暂且也云游古城吧。





沈从文之彷徨：为了证实信仰和希望 /205

沈从文给我的感觉是淡淡的喜，淡淡的悲。想起他在傍晚的时候，站在午门，四下望去，一片苍茫，一缕孤寂和无奈的感觉油然而生。没有想到一个勇敢描述杀人情景的人，也会自杀（未遂）。没有想到与狐为伴、悠然于香山的诗人最后也卷入了风暴之中。永远忘不了，美丽的世外桃源——凤凰城。我们也永远忘不了，一个老人孩童一般羞涩的、淡淡的笑容。翻开书，看看沈从文和北京城的不解之缘。





北京——北平——北京，仅从名称上看，京都就一直在飘摇晃动之中。在这历史的变迁中，多少人沿着这条轨迹沉沉浮浮。可以说，近代以来，京都一直就是中国人心中不灭的情结。不入京师，犹如锦衣夜行。



康有为

之

失落

这世界变化太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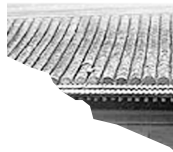
● 康有为故居（南海会馆）位于米市胡同43号。会馆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坐西朝东，并列四组院落。康有为故居位于北偏轴园内。康有为在此处办《中外纪闻》报，并领导了戊戌变法。

2002年,一对日本人千里迢迢来北京旅游,他们去了长城又去了故宫,可是他们还有一个地方最想去,就是位于宣武区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南海会馆是康有为在北京的故居,两个日本人想看看这个居所承载了怎样的历史,像明治维新一样的戊戌变法又留下了怎样的痕迹。

他们来到了米市胡同,却遍寻故居不着,在一位居住在胡同里的老太太的指引下,他们才找到了南海会馆。整个故居已经成了普通人家的住宅,门面也全改了,已完全被垱在胡同里。如果不是有人指点,很难想像这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南海会馆。故居门外还有两个石门墩,门墩基座的花纹栩栩如生,上面还雕刻了一只威武的小狮子,但是其中一个门墩上雕刻的小狮子已经不知去向。两个人走进故居大门,在房门口,刷着红漆的大圆柱子上除了不少涂鸦外,还被刻上了深浅不一的痕迹,而且门旁边的一块石板也拆了下来。穿过门外的厢房,里

面的院子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平房,将整个故居分开。整个故居里惟一直没有破坏的是院中的参天古树。两个人不停地询问居住在故居里的人,此处是否真为康有为故居,他们在故居四处搜寻康有为居住的卧室和其他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但看着故居院子里的普通老百姓





的住宅 ,他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出了故居。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些许的无奈和失望。两个人为了纪念康有为故居 ,只好在故居破旧的大门口照了张照片作为留念。

康有为之于北京就如这个故居 ,被人遗忘 ,渐渐失落 ,历经风云变幻 ,很快便烟消云散。康有为的南方气质和北京是格格不入的。前半段 ,北京处于旧王朝时期 ,康有为要进行革新 ;后半段 ,北京废除帝制之后 ,康有为仍在保皇。康有为的脚步合不上北京的节拍 ,最终只得失落地离开 ,移居上海 ,定居青岛 ,再不肯住在北京。可是康有为几次与北京的邂逅 ,恰好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真实轨迹。



二

1926年8月 ,北京天气逐渐转凉 ,秋风送爽 ,掩住了历史的痕迹 ,只是几十年 ,便已物是人非。69岁的康有为再一次来到北京 ,这是康有为在他生命即将终结之时对北京的最后一次游历。青年时康有为英姿英发 ,羽扇纶巾 ,指点江山于帷幄之内 ,满怀救国理想 ;如今康有为早已白发苍苍 ,两足蹒跚 ,这一次所有的理想都灰飞湮灭 ,剩下的只有沉沉的回忆。北京对于康有为 ,是不堪回首之地 ,这里故人不在 ,只能黯然神伤。康有为此次北京之行 ,居于文园二女婿罗昌(字文仲)的家里 ,他首先去了清东陵 ,东陵的皇家渊源让它与京师密不可分 ,雄伟壮观的陵寝埋葬了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康有为活着 ,可





是他的皇帝已经逝去，因此他要先去东陵凭吊自己曾经的救国理想。

康有为穿着窝龙袋，大衿的下摆却去一块正四边形，由老友金恒钧、门生张伯桢、女婿罗文仲和二女儿康同璧陪伴，一行去了东陵。刚到东陵，一进龙门口，转过一座小土山，东陵的全部景色便尽收康有为眼底。民国以后，各系军阀此去彼来，陵内树木多被盗伐，只有陵墓附近的松柏幸存，倒也青翠葱郁。康有为先到孝陵、后到景陵凭吊，他时而停步凝视，时而若有所思，但表情一直肃穆沉重，目光如炬。清廷之亡，乃其心头之痛，不胜唏嘘！凭吊之后，走到守陵人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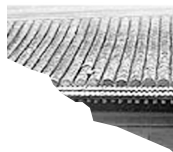


● 光绪皇帝

所，稍事休息，问守陵人索要纸墨，愿以资偿付，但是笔墨尚有，惟纸张一时难得，经守陵人再三搜寻，始得大仅盈尺的宣纸一张。于是康有为在这张纸上握笔急书七绝一首：“凤阁龙楼水汇来，二陵郁郁气佳哉；满山松柏丛万绿，嗟尔王孙切勿哀。”下书“有为”二字。此诗被送到琉璃厂裱好，为康有为的朋友金恒钧所珍藏。康有为还想去清西陵凭吊光绪帝，但女儿同璧怕他身体经受不住车马劳顿和哀思之痛，便力阻他西行，康有为只得面向西陵的方向，抒发自己对光绪的思念，终其一生，他都认为光绪为明君，只是慈禧可恶，坏了变法大计而已。

三十年时间，转瞬即逝，北京的多少变化，康有为都不甚了解，来到北京后，他连日和旧日好友相聚，询问他逃离北京之后京中的情况。东陵之行，凭吊了皇帝，也凭吊了自己未完成的理想；京中旧地，又勾起了康有为最关心和最伤心之事。戊戌变法





的一人、一事、一地、一物，都清晰地折射在康有为的回忆中。好友对康有为详细述及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被杀时之情况。说当时六人从刑部捉出后，因为刘光第过去曾在刑部任职，刑部内部情况比较清楚。刑部有东西两个门，凡是押解犯人出东门者都不是死囚，出西门者是立即问斩。刘光第一看他们这六个人的囚车从西门而出，马上高声说道：“我们全完了！”及至行刑前，刘光第看到监斩官是刚毅，因属同僚旧识，马上朝刚毅喊：“你过来我有话说。”刚毅急忙别过脸去。……康有为听到此伤心已极，便决定亲自去当年刑场菜市口去凭吊。一天下午，他由同璧等人陪同，一起到了菜市口，当他看到鹤年堂药店时，立刻停下了脚步，站在药店门前的便道上左右顾盼。然后他转过身，眼光扫过孩子们，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这就是当年的刑场！”语音未落，不禁潸然泪下。他久久地站立于此，子女劝他回去，但他却迟迟不肯离开。“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言壮语一直萦绕在他的耳畔，“六君子”几乎都是他的弟子，广仁更是可爱小弟，个个都是青年才俊，却因变法献身，乃是中国的一大损失，也是民族之悲哀。康有为不能再想下去，他自己而今也是一样的悲哀，时代变了，他心中却惟有“变法”和“保皇”，如此执着，为世人不解。康有为考虑到也许应该去不远处的米市胡同看一看南海会馆，在那里他与“六君子”一同抒发豪情壮志，一同描绘中国未来之蓝图，一同共谋变法大业，那里的经历能使阴沉的心情多少增添点亮色，南海是故乡，南海会馆是在北京的故乡。思及此，康有为这才离开了菜市口这个伤心之地。

康有为驱车来到米市胡同，南海会馆映入眼帘，忘不了1882年的初春，冰雪未消，春寒料峭，第一次来京应试，便居于此地，这里

